



百家笔会

## 捧碗想事

□ 王太生

天已过晌午，日头明晃晃的，我坐在乡野的一家小餐馆里，手捧一只青花大瓷碗，似有走神，想着曾经做过的，或想要做的几件事。

一件紧要事。人生已过了上半场，现在开始进入下半场，我想再去江南古镇同里，看看老宅子。退思园，显然是适合中年人应该去的地方，从热闹处转身安静，退而思，宁心养神。都想些什么呢？荣誉、金钱、权力、地位，不过都是过眼云烟，只有闹红一舸，那只静泊在水面上的石舸，依旧水声汨汨，胸有流绪。

一件风雅事。寻茶，我愿意到茶的故乡去。这些年，在宜兴的茶坞里买茶，在安吉的竹林边寻找白茶，在武夷山的岩壁上仰望大红袍……又到了红茶的老家，皖南祁门寻访红

茶。中年才识茶滋味，我觉得红茶耐喝，撮一小撮乌润红茶，把它放在平常喝的玻璃茶杯里，深深的茶色，便铺开开来。一般的绿茶，泡上二三杯，茶味和茶汤的颜色就淡了，红茶可以续泡，一截一截剪碎了的茶条，紧缩苗细，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一种茶，不知道是不是对茶叶的一种尊重？一寸一寸地尊重，来自茶农和喝茶人细微爱慕的内心。

一件闲适事。闲步乡野，遇到一群麻鸭。鸭，入诗、入画，让人怜爱的还是汪曾祺老家——高邮湖上生双黄蛋的鸭子。少年时，我有一段时间客居乡间。放鸭时，一只鸭摇着肥臀，溜到东头；一只鸭蹒跚到西头，芦丛中发出“嘎嘎”声，不一会儿，整个苇塘，到处都是“嘎嘎”地合唱。傍晚，

有酒，便聊发少年狂，偶尔嗔痴癫狂一回。无酒，则粗茶淡饭，口中哈着热气，手足砥砺，说着话儿取暖，黄昏灯花结。捧碗想事，或近或远的事，越想，天地越苍茫。

倦鸟归巢，鸭回窝，头鸭伸长脖颈，哼唱着，一路小跑，后面跟着几十只、几百只鸭，从四面八方汇集，众调归一声。我有好多年没有听到这种乡野好声音了，想一个人到乡下去。

一件率性事。聊发少年狂，坐在阳台上赤一回膊。长江下游的天气湿热，人在家里不如光膀子来得舒服。在赤裸裸的时候，无牵无挂，无甚想法，赤膊完全是潺热季节里的事。有时候，我会想到魏晋时代，几个文人坐在竹林里赤膊啸歌，其中有个叫嵇康的，还跑到洛阳城的大街上光着膀子打铁，弄出响声叮叮当当。我这个人，半是斯文，半是粗俗；半是文言，半是白话，脱下包装，索性狂野随性一回。

一件天真事。无患子，又名肥珠

子、肥皂果。果皮浆汁含皂素，萃取天地日月之精华，洗却凡夫俗子的市俗气、微醺后的满面油光、手上的铜臭味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无患子能治头痒，我的朋友陈老大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这个秘方。这几年，陈老大遇到烦心的事经常挠头，本来有些事，鸡零狗碎，不需要他心烦，他偏要去烦，一烦他就挠头皮，结果越挠越痒。陈老大跑到公园的无患子树下，捡了几颗树上落下的果子，回去煮水洗头。用无患子皂沫丰富的洗发水洗过头，症状明显控制，头皮清爽了许多。我想的事也不少，弄得跟陈老大相同的症状，也想捡几粒无患子回来煮水洗头。

一件纯情事。想拜访的地方有很多，就从一家小旅馆入手。扬州是中国文人的心灵流浪地，离得近，我坐车，打个盹就到了。城里有百年绿杨旅社，郁达夫当年曾经住过。他在一篇《扬州旧梦寄语堂》中说，“进了城去，果然只见到些狭窄的街道，和低矮的市廛，在一家新开的绿杨旅社里住定之后，我的扬州好梦，已经醒了一半了。”文学和人生的小旅馆里，许多人来过，又匆匆走了，什么也没留下，那些风流絮着，随雨打散，落红飘散去，都寻不着了。我到扬州，想站在绿杨旅社楼下，看看诗人

住过的痕迹，顺便看望几个多年未见的朋友。

在烟花三月的古城里，我想拜访这位老友，已多年不见，他还好吗？还住在那幽深的小巷？若干年前，我与他走在那悠悠长长的古巷，并肩而行，谈人生、聊文学，眼神中充满激情和向往。他年长我十岁，是个热心人，常写信约我到古城叙谈。市肆、老宅、旧园、美食、清风、繁花……我沉浸其中，体味着美好，古城真是一个涵养文学情怀的好地方。

一件美妙事。风渐渐凉了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要懂得保重、珍重，千万不要把有些东西，太当回事。天凉，想找人喝酒，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才有。一千多年前，在那个水汽和诗意氤氲的唐朝，诗人白居易问朋友刘十九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那时候，白大爷心生寂寞，想找人喝酒，诗中提到刘十九，当时在外地，乃刘禹锡堂哥刘禹铜老兄，洛阳一富商，与白大爷常有应酬。

有酒，便聊发少年狂，偶尔嗔痴癫狂一回。无酒，则粗茶淡饭，口中哈着热气，手足砥砺，说着话儿取暖，黄昏灯花结。捧碗想事，或近或远的事，越想，天地越苍茫。



天涯诗海

### 筑坝

(外一首)

■ 韩德洛

尘世里激流的潮水，  
日夜在脑海里惊涛拍岸。  
我用隐忍一刻不停地筑坝，  
让所有沸腾的悲喜，  
止于未发。

外表的静如止水，  
需要用一万种暗涌拼合。  
不远不近的笑容，  
未能在别人的心湖里唤醒任何涟漪。  
情感的漩涡，  
却无数次将自己吞没。

疲倦，在苍白的晚灯下渲染。  
半生的浮沉跌宕，  
如何在此刻化整为零？  
窗台上风干的玫瑰，  
依然固守着丰腴被瞬间抽离前的冷艳。  
轰轰烈烈地湮灭与安静简单地活着，  
到底谁才更为直白真切？  
经年的庸庸碌碌，  
又如何向心底蜂鸣的呐喊自圆其说？

在这所有纷扰短暂收兵的片刻，  
我扒开情绪上修筑的大坝。  
那些漂浮或沉积的柔软与坚硬，  
随着悲伤的河流鱼贯而出，  
一次次将我的身心击溃。

浮生起落，  
成长里仅有的一次开悟，就是懂得：  
情绪里的三千弱水，  
终需自己一瓢一瓢饮尽。

### 芦苇

季节在日历中，潮起潮落。  
四季如磐、倔强流深的静水，  
也无法稳住她额头上，  
加速褪色的青壮。

冬天的大手，来去都带着凛人的冷厉。  
苍白与落寞为伍，在风中摇曳着不屈的隐忍。

一位拾荒的老太，从芦苇丛边经过。  
如同一种凉凉轻抚过另一片荒芜。  
她们都曾拥有过动人的青春。

此刻却只能在我这几句冷淡的诗里，互生怜悯。

时光浩荡，亘古的悲喜此消彼长。  
只有平凡低处的无可奈何，  
仿佛从未被谁掀起过。



闲庭信步

### 小小向日葵

□ 燕 芪



老屋不能再老了，断瓦颓垣，破败不堪。晒谷场上的野菊花生得疯狂，不修边幅，胡乱生长胡乱开花，长得肆意，开得也肆意。

我特意经过那里，摘下一把黄色的小菊花，轻轻别在大门的门环上。门环是简单耐用的圆，两扇老旧的木门紧闭。时间老了，不会有人从里面拉开门走进来，也不会有人推门走进去。天井锁在里面，杂草丛生，不知道几时掉落的房梁横跨，更显寂寞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围龙屋，终究是人去楼空。风要是吹，总得吹落几片青瓦，吹破几块泥砖；雨要是下，总得浸湿几件家具，漂白几个晨昏。那天井中央，曾有一口大缸，养着藕花和鱼。

老屋已是危房，即将推倒。空屋和天井将一同消失在时间深处。

天空正下着一场雨，雨水一串一串从屋檐落下来。此时无人在场，只有我和途经我的雨水花四溅。那曾经住在老屋里的人呢？他们都去了哪里呢？他们是老了吗？还是也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？

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我慢慢长长的发，说，“等你长大了也是要离开。”同屋的少年听见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“穿着红嫁衣当新娘嫁走啦。”

我恼羞成怒，“多嘴，谁和你说话。”觉得他和他新捕的蝉一样聒噪。

我长大好久了，也离开好久了。我常常梦见那古色古香的围龙屋，梦见天井上方那片蓝得透明的天空，梦见燕子在青瓦上呢喃。却再也遇不到那个蝉鸣的夏天，还

有和蝉鸣一样欢喜的少年。

我已成家，为了一个陌生的姓氏隐藏了做女儿的任性，每天沉浸在生活中琐碎鸡毛里。女儿快五岁了，上蹿下跳调皮捣蛋常常摆个孙悟空的造型像个猴儿。我极力地想把她培养成静雅的小淑女，给她穿紫色长裙扎丸子头，再给她一个藤篮送她去花下拾捡花瓣，日子便多了许多诗意。

我有时候真想带她去看看老屋，看看那古老幽暗的天井，里头长着一株开花的树。我心底奢望那是一株桃，花是女儿喜欢的粉，花开一树，花落随风。我的小女孩踏着细腻的步伐，一片一片将花瓣放进篮子里，安静淡然，美好如同虚幻的场景。

诶，你说，花开到几时我们就看

到几时，好吗？

女儿提着小篮子像小兔四处蹦跳，没有逛进老屋，也没有逗留在花下。她飞跑在荒草地里，一会追蝴蝶，一会采花。她的小篮子装了满满黄色的野菊花。叫我用手机扫一下是什么花，我告诉她那是野菊花。她说是向日葵，手机搞错了。劝说了几回，她执拗地说是向日葵。那随她吧，都是极其美好的东西，即使混淆也尽可原谅。

某日下班，地铁口有小姑娘卖花。我看看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搭配几株小菊花，颜色鲜亮温暖，很是治愈。还在我门口我就喊着女儿的小名，告诉她，妈妈买了向日葵送她。她跑来开门，欣喜地和我说：“谢谢妈妈。”像个大小人抱着花束插入花瓶，再倒入清水。我告诉她大朵的才是向日葵，这小小的是菊花。它们是不一样的，记住了吗？

“那它们没事干嘛嘛长那么像呢？”女儿认真看了看，恍然大悟：“哇，我知道了，菊花就是小小向日葵，是向日葵妈妈的宝贝，我是妈妈的宝贝。”她的话让我很动容，我开始相信她是对的，错的是我自己。

那天夜里是有雨的，滴滴答答敲响门窗，虽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清脆，也觉恬静得可人，很适合卧听雨声。我想起老屋和那场只途经我的雨，想起那些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的人。原来，我们都是小小向日葵。

是的，你知道的。向日葵的花语是：“追随幸福”。

### 莺歌踏浪驿站

(外一章)

□ 吉才惠

莺歌燕舞的日子，  
携着轻柔的春风，  
来到你的身边。

在“船型屋”前，  
黎家“三月三”的歌谣，  
从时光深处流淌而来。  
伴随着竹竿舞的节奏，  
心底的浪花，也随之翩翩起舞。

这些年，走过的路太多，  
匆忙的步履，渴望心灵的驿站。

不远处，尖峰岭下，  
醇厚的山兰酒，始终是抵挡不住的诱惑。  
日出尖峰，一缕清纯的阳光，  
荡漾心灵。日落盐山，  
一粒粗盐的味道，  
顿悟人生。

人在旅途，心归何处？  
我端起“天空之镜”，  
在莺歌海，在最美人间四月天，  
听渔舟唱晚，看莺歌踏浪。

### 崖州水南村

北傍宁远河，南依山岭。  
一条蜿蜒的村道，  
串起千年的时光，  
珍藏岁月的记忆。  
被风吹过的老屋，  
古韵愈发悠长。一些不能忘却的故事，  
在心底涌动。

滴居水南村的先贤名臣，  
犹如日月星辰，  
照亮历史的天空。  
他们播撒的种子，  
坚贞不屈，刚正不阿，  
已在崖州的沃土上，  
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

村里的盛德堂，  
院子里几位长者正在用崖州民歌，  
吟唱“盛德”精神。  
曲调优美动听，  
醉人心扉。一旁的后生，  
用心学唱，有模有样。

我看见了，延续千年的崖州文化，  
宛如从远方归来的宁远河，  
源远流长。

换回或薄或厚的毛票，放入饭盒中。

凝视饭盒，人潮涌动：盒身被氧化得有些发乌，划痕处泛着微光。经年的磕碰，或大或小的凹窝里沉积着岁月的沉淀，或圆或方。承载着一家人生活印痕的铝饭盒，也承载着一家人快乐时光的铝饭盒，已悄然退出生活的舞台，独居一隅。

拂去尘埃，昔日的一段段铝饭盒相伴的温情时光一帧一帧浮现，珍藏心底深处的点点往日，仍然暖意融融。



人生小记

### 放牛往事

□ 陈恩睿

人是环境的产物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出生在农村，也在农村长大。对于放牛，我从小就显得老练成熟，得心应手。

在村里小学读书时，我就兼顾了家里放牛的活儿。那时，全村多数人家的孩子都要放牛，放牛的氛围很浓厚。

庄稼生长成熟阶段，放牛得需要非常专心，不让牛乱跑，一旦吃了不是自家的庄稼，就得赔偿。等到庄稼收获后，放牛的孩子便欢天喜地了。他们将牛赶到山坡上，任牛儿吃草，然后就玩耍起来，或做土灶烧红薯，或捉迷藏，或采摘野果，或比赛讲故事……不知不觉中，当炊烟升起，天气渐黑，就是回家的时间了。

有一次放牛回村时，看到牛儿身上脏兮兮的沾满了泥巴，便将牛赶到水塘里冲洗。水塘是人工挖掘的，有些地方深，有些地方浅，不识水性的我是骑在牛背上给牛擦洗身子的。洗着洗着，我一时大意，竟然从牛背上滑进了水塘里。记忆中，当时的我恐慌不已，想用双脚踩地，但没有触到，于是只好用双手在水面上扑腾。翻滚了几

次，呛了好几口水，最终在一次翻滚中脚板触及了水塘底，于是站了起来……从那次之后，我似乎悟出了游泳的门道，后来就可以轻松地在水塘里游来游去了。

在庄稼收获后，放牛娃就可以随意放牛了，于是，赌输赢就成了放牛娃喜欢做的事。赌输赢其实就是赌谁输了谁看牛。一群放牛娃会分成两个组比赛，输方要为赢方看牛，直至天晚赢方来领牛回家，赢方在这段时间则可以自由安排。

赌输赢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打棍子：首先设一个点，在这个点的前面十几米处，立一根高约两三米的棍子作为目标，然后每人用三根短木棍轮流去打那根立起的棍子。一轮下来，哪个组打中的目标多，哪个组就获胜。当然赌输赢还有其他的形式，比如猜谜语、讲故事、赛跑、爬山比赛等等，谁输了自然为赢的一方看管牛儿。

如今，老家的放牛娃已很少看到了，一群孩子赌输赢放牛的场景更是渺无踪影。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，铁牛替代了耕牛，农耕文化正在我的老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

时光荏苒

### 一盒流年

□ 李勇

在老宅翻找旧物，一个铝制饭盒安静地躺在置物阁里，思绪泛泛着记忆的浪潮一波涌着一波……

记忆中，清晨的微光刺穿了厚重的云层，大地上描绘出银色的轮廓。吃过早饭的母亲手执饭铲，在铝饭盒的一端装满米饭压实，另一端盛满咸菜。母亲把饭盒盖紧，细铁丝绕上几圈，束紧，投入网兜中，往父亲的“永久”自行车把上一挂。也有时，母亲窘迫地将切好的窝头和几条萝卜咸菜装入饭盒中，盖紧。父亲披着晨光，带着饭盒，骑着车，奔向学校。

当落日留下长长的影子，院子里“叮当”响声不绝于耳时，就知道父亲下班了。母亲总会迎出来，接过父亲的饭盒，关切地询问父亲是否吃饱，父亲总是满意地点头。其实，母亲知道，饭菜简单，再加上在逼仄的空间里憋闷了一上午，等到饭菜进口时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
吃过晚饭，父亲总会细致地将饭盒重新刷洗一遍：倒半饭盒的温水，盖上饭盒后，上下左右用力摇晃，将水倒掉，然后用刷子把每个角落刷净，取来干抹布通体擦净，最后盒身倒扣，盒盖置于上边。

饭盒陪着父亲在来往穿梭中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雨雪。父亲也在日复一日的阳光流转中渐渐老去。

条件渐好，学校有了食堂，陪伴父亲多年的铝饭盒也成功“转岗”——写满密密麻麻账目的账本和圆珠笔、铅笔、橡皮塞入饭盒，再把饭盒放入一个印有“上海”二字的人造革提包里，如若珍宝一般束之高阁。每每一段时间，父亲和母亲都会踩着凳子，将饭盒取下，翻开账本，详细地核对家中账目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两人低声细语，身影在墙上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家中四个孩子茂腾腾地长起来，饭盒成了母亲的“宝贝”。每逢集市，母亲将攒好的鸡蛋、鸭蛋埋在稻草中，装满篮子，堆在独轮车上。也有时，车上满载洗净的瓜果蔬菜、叽咕的鸡雏鸭崽，奔赴喧嚷的集市。换回的一张张毛票，母亲会精心理好，叠齐，摆在饭盒里，要么给孩子们缴学杂费，要么换回灶台上的油盐酱醋。每每胡同里回荡着“收废铜烂铁，收头发辫子”的悠长回响，母亲都会匆匆将堆放在仓房角落里的饮料瓶、废纸壳倒腾出来，